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插图

東周 列國 志



冯梦龙 原著 蔡元放 编著

黑龙江出版集团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上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東周列國志

上



冯梦龙原著
蔡元放編著

黑龙江出版集團
黑龙江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东周列国志:全2册/(明)冯梦龙原著;蔡元放
编著. — 哈尔滨: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13.6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ISBN 978-7-5318-4046-6

I. ①东… II. ①冯… ②蔡… III. ①章回小说-中
国-明代 IV. 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18535号

东周列国志

作 者	冯梦龙
编 著	蔡元放
责任编辑	陈 澈 于 澜
出版发行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道里区安定街225号
邮政编码	150016
发行电话	(0451) 84270514
网 址	www.hljmsscbs.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哈尔滨经典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20 1/16
印 张	43.75
字 数	789千字
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18-4046-6
定 价	61.00元(上 下)

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出版者说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这个出版单元推出的是《东周列国志》、《隋唐演义》、《说岳全传》、《英烈传》等四部小说，我们称之为“讲史小说系列”。

“讲史”，亦称“平话”，是宋元说话的一种。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五）中说汴京说话人专家其中就有“说‘三分’”和“说《五代史》”。南渡后有“说话四家”之说，讲史即是其中的一家。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称之为“说史”；周密《武林旧事》（六）称之为“演史”；吴自牧《梦粱录》（二十）则称之为“讲史书”：“‘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战争之事。”

讲史讲述的是历史兴废的战争故事，它所凭依的底本叫“话本”，据史传加以敷衍，多用浅近文言，是中长篇规模的作品。后上，经过作家的艺术代长篇小说的一种重义，也就是我们所说以罗贯中的《三国演义

吴自牧《梦粱录》条下有这样的夫，于咸淳年间敷衍名将传》，听者纷小说史略》）据此故事而特置重于一人隶于讲史”，还指其一，后出者尤夥。传》一名《云合奇

本系列中的《东春秋战国（从西周衰个在我国历史发展进程英雄逐鹿、风云际会述了几十个国家，生描写了百余场战争，色；刻画了几百个人有肉。全书将五百多

堪称一幅浓墨重彩的历史画卷。《东周列国志》所具有的深刻的历史价值、文学成就和文化内涵，使它成为历史演义小说中仅次于《三国演义》的杰作。

《东周列国志》的形成过程可说是源远流长，向前可以一直追溯到宋元讲史话本《七国春秋平话》和《秦并六国平话》。后来，明嘉靖、隆庆间余邵鱼在话本的基础上编写了《列国志传》。到了明末，杰出的通俗小说作家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别号龙子犹、墨憨斋主人）对余邵鱼的《列国志传》，成为一部脉络分明、气势宏大、结构完整、布局严谨的近八十万字，更名为《新列国志》，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增删改写，篇幅由二十八万字激增到近八十万字，更为《新列国志》，成为一部脉络分明、气势宏大、结构完整、布局严谨的恢宏之作。清乾隆年间，蔡元放（约1755年前后在世，名襄，字元方，号野云主人）又对《新列国志》进行加工润饰，并加了一些评语，还将书名更为《东周列国志》。虽然并未增色多少，但仍成为流传最广的通行版本。



国小说史上最早具有来，在讲史话本基础加工，逐渐发展成古要体裁——历史演的讲史小说。这其中义》最为著名。

录》（二十）“讲记载：“有王六大《复华篇》及《中兴纷。”鲁迅（《中国认为“至于叙一时或数人者……则亦当出：“《水浒传》即较显者有《皇明英烈踪》……”

周列国志》描写的是亡到秦统一六国）这程中极为重要的时期的历史故事。书中讲灭消长，有始有终；刀光剑影，有声有物，活龙活现，有血年的历史汇于一帙，

目 录

第 一 回	周宣王闻谣轻杀	杜大夫化厉鸣冤	〇〇一
第 二 回	褒人赎罪献美女	幽王烽火戏诸侯	〇〇七
第 三 回	犬戎主大闹镐京	周平王东迁洛邑	〇一三
第 四 回	秦文公郊天应梦	郑庄公掘地见母	〇一八
第 五 回	宠虢公周郑交质	助卫逆鲁宋兴兵	〇二三
第 六 回	卫石碣大义灭亲	郑庄公假命伐宋	〇三〇
第 七 回	公孙闾争车射考叔	公子翬献谄贼隐公	〇三五
第 八 回	立新君华督行赂	败戎兵郑忽辞婚	〇四一
第 九 回	齐侯送文姜婚鲁	祝聃射周王中肩	〇四四
第 十 回	楚熊通僭号称王	郑祭足被胁立庶	〇四九
第 十一 回	宋庄公贪赂搆兵	郑祭足杀婿逐主	〇五四
第 十二 回	卫宣公筑台纳媳	高渠弥乘间易君	〇六〇
第 十三 回	鲁桓公夫妇如齐	郑子亶君臣为戮	〇六五
第 十四 回	卫侯朔抗王入国	齐襄公出猎遇鬼	〇七〇
第 十五 回	雍大夫计杀无知	鲁庄公乾时大战	〇七六
第 十六 回	释槛囚鲍叔荐仲	战长勺曹刿败齐	〇八一
第 十七 回	宋国纳赂诛长万	楚王杯酒虜息妫	〇八五
第 十八 回	曹沫手剑劫齐侯	桓公举火爵宁戚	〇九一
第 十九 回	擒傅瑕厉公复国	杀子颓惠王反正	〇九七
第 二十 回	晋献公违卜立骊姬	楚成王平乱相子文	一〇二
第二十一回	管夷吾智辨俞儿	齐桓公兵定孤竹	一一〇
第二十二回	公子友两定鲁君	齐皇子独对委蛇	一一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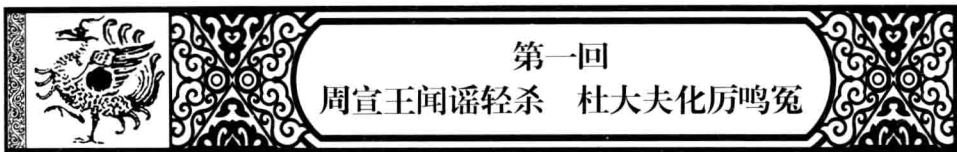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三回	卫懿公好鹤亡国	齐桓公兴兵伐楚	一二三
第二十四回	盟召陵礼款楚大夫	会葵丘义戴周天子	一三〇
第二十五回	智荀息假途灭虢	穷百里饲牛拜相	一三七
第二十六回	歌庖廛百里认妻	获陈宝穆公证梦	一四四
第二十七回	骊姬巧计杀申生	献公临终嘱荀息	一五〇
第二十八回	里克两弑孤主	穆公一平晋乱	一五五
第二十九回	晋惠公大诛群臣	管夷吾病榻论相	一六〇
第三十回	秦晋大战龙门山	穆姬登台要大赦	一六五
第三十一回	晋惠公怒杀庆郑	介子推割股啖君	一七一
第三十二回	晏蛾儿踰墙殉节	群公子大闹朝堂	一七七
第三十三回	宋公伐齐纳子昭	楚人伏兵劫盟主	一八三
第三十四回	宋襄公假仁失众	齐姜氏乘醉遣夫	一八九
第三十五回	晋重耳周游列国	秦怀嬴重婚公子	一九五
第三十六回	晋吕卻夜焚公宫	秦穆公再平晋乱	二〇一
第三十七回	介子推守志焚绵上	太叔带怙宠入宫中	二〇七
第三十八回	周襄王避乱居郑	晋文公守信降原	二一四
第三十九回	柳下惠授词却敌	晋文公伐卫破曹	二二一
第四十回	先轸诡谋激子玉	晋楚城濮大交兵	二二七
第四十一回	连谷城子玉自杀	践土坛晋侯主盟	二三四
第四十二回	周襄王河阳受觐	卫元咺公馆对狱	二四〇
第四十三回	智宁俞假酖复卫	老烛武缒城说秦	二四五
第四十四回	叔詹据鼎抗晋侯	弦高假命犒秦军	二五一
第四十五回	晋襄公墨缯败秦	先元帅免胄殉翟	二五七
第四十六回	楚商臣宫中弑父	秦穆公殽谷封尸	二六三
第四十七回	弄玉吹箫双跨凤	赵盾背秦立灵公	二六八
第四十八回	刺先克五将乱晋	召士会寿馥治秦	二七五
第四十九回	公子鲍厚施买国	齐懿公竹池遇变	二八一
第五十回	东门遂援立子倭	赵宣子桃园强谏	二八七
第五十一回	责赵盾董狐直笔	诛斗椒绝纓大会	二九四
第五十二回	公子宋尝鼋构逆	陈灵公相服戏朝	三〇一
第五十三回	楚庄王纳谏复陈	晋景公出师救郑	三〇七
第五十四回	荀林父纵属亡师	孟侏儒托优悟主	三一三
第五十五回	华元登床劫子反	老人结草亢杜回	三一九
第五十六回	萧夫人登台笑客	逢丑父易服免君	三二五
第五十七回	娶夏姬巫臣逃晋	围下宫程婴匿孤	三三一

第五十八回	说秦伯魏相迎医	报魏錡养叔献艺	三三八
第五十九回	宠胥童晋国大乱	诛岸贾赵氏复兴	三四五
第六十回	智武子分军肆敌	偃阳城三将斗力	三五一
第六十一回	晋悼公驾楚会萧鱼	孙林父因歌逐献公	三五七
第六十二回	诸侯同心围齐国	晋臣合计逐栾盈	三六五
第六十三回	老祁奚力救羊舌	小范鞅智劫魏舒	三七一
第六十四回	曲沃城栾盈灭族	且于门杞梁死战	三七六
第六十五回	弑齐光崔庆专权	纳卫衍宁喜擅政	三八三
第六十六回	杀宁喜子鱄出奔	戮崔杼庆封独相	三八九
第六十七回	卢蒲癸计逐庆封	楚灵王大合诸侯	三九五
第六十八回	贺廐祁师旷辨新声	散家财陈氏买齐国	四〇二
第六十九回	楚灵王挟诈灭陈蔡	晏平仲巧辩服荆蛮	四〇七
第七十回	杀三兄楚平王即位	劫齐鲁晋昭公寻盟	四一六
第七十一回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楚平王娶媳逐世子	四二三
第七十二回	棠公尚捐躯奔父难	伍子胥微服过昭关	四三〇
第七十三回	伍员吹箫乞吴市	专诸进炙刺王僚	四三七
第七十四回	囊瓦惧谤诛无极	要离贪名刺庆忌	四四六
第七十五回	孙武子演阵斩美姬	蔡昭侯纳质乞吴师	四五三
第七十六回	楚昭王弃郢西奔	伍子胥掘墓鞭尸	四六〇
第七十七回	泣秦庭申包胥借兵	退吴师楚昭王返国	四六七
第七十八回	会夹谷孔子却齐	堕三都闻人伏法	四七五
第七十九回	归女乐黎弥阻孔子	栖会稽文种通宰嚭	四八二
第八十回	夫差违谏释越	句践竭力事吴	四九一
第八十一回	美人计吴宫宠西施	言语科子贡说列国	四九八
第八十二回	杀子胥夫差争敌	纳蒯瞶子路结纓	五〇四
第八十三回	诛聶胜叶公定楚	灭夫差越王称霸	五一三
第八十四回	智伯决水灌晋阳	豫让击衣报襄子	五二〇
第八十五回	乐羊子怒餽中山羹	西门豹乔送河伯妇	五二七
第八十六回	吴起杀妻求将	驺忌鼓琴取相	五三四
第八十七回	说秦君卫鞅变法	辞鬼谷孙臆下山	五四一
第八十八回	孙臆佯狂脱祸	庞涓兵败桂陵	五四八
第八十九回	马陵道万弩射庞涓	咸阳市五牛分商鞅	五五五
第九十回	苏秦合从相六国	张仪被激往秦邦	五六二
第九十一回	学让国燕哱召兵	伪献地张仪欺楚	五六八
第九十二回	赛举鼎秦武王绝胫	莽赴会楚怀王陷秦	五七五

第九十三回	趙主父餓死沙丘宮	孟嘗君偷過函谷關	五八一
第九十四回	馮援彈鋏客孟嘗	齊王糾兵伐桀宋	五八七
第九十五回	說四國樂毅滅齊	驅火牛田單破燕	五九五
第九十六回	藺相如兩屈秦王	馬服君單解韓圍	六〇〇
第九十七回	死范雎計逃秦國	假張祿廷辱魏使	六〇六
第九十八回	質平原秦王索魏齊	敗長平白起坑趙卒	六一四
第九十九回	武安君含冤死杜郵	呂不韋巧計歸異人	六二二
第一百回	魯仲連不肯帝秦	信陵君竊符救趙	六二九
第一百一回	秦王滅周遷九鼎	廉頗敗燕殺二將	六三五
第一百二回	華陰道信陵敗蒙驁	胡盧河龐煖斬劇辛	六四一
第一百三回	李國舅爭權除黃歇	樊於期傳檄討秦王	六四八
第一百四回	甘羅童年取高位	嫪毐偽腐亂秦宮	六五四
第一百五回	茅焦解衣諫秦王	李牧堅壁却桓騎	六六〇
第一百六回	王敖反間殺李牧	田光刎頸荐荊軻	六六六
第一百七回	獻地圖荊軻鬧秦庭	論兵法王翦代李信	六七一
第一百八回	兼六國混一與圖	號始皇建立郡縣	六七七

词曰：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英雄五霸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田地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



话说周朝，自武王伐纣，即天子位，成、康继之，那都是守成令主。又有周公、召公、毕公、史佚等一班贤臣辅政，真个文修武偃，物阜民安。自武王八传至于夷王，觐礼不明，诸侯渐渐强大。到九传厉王，暴虐无道，为国人所杀。此乃千百年民变之始。又亏周、召二公同心协力，立太子靖为王，是为宣王。那一朝天子，却又英明有道，任用贤臣方叔、召虎、尹吉甫、申伯、仲山甫等，复修文、武、成、康之政，周室赫然中兴。有诗为证：

夷厉相仍政不纲，任贤图治赖宣王。

共和若没中兴主，周厉安能八百长！

却说宣王虽说勤政，也到不得武王丹书受戒，户牖置铭；虽说中兴，也到不得成、康时教化大行，重译献雉。至三十九年，姜戎抗命，宣王御驾亲征，败绩于千亩，车徒大损，思为再举之计，又恐军数不充，亲自料民于太原。那太原，即今固原州，正是邻戎狄之地。料民者，将本地户口，按籍查阅，观其人数之多少，车马粟刍之饶乏，好做准备，征调出征。太宰仲山甫进谏不听。后人有诗云：

犬彘何须辱剑铎？隋珠弹雀总堪伤！

皇威衰尽无能报，枉自将民料一场。

再说宣王在太原料民回来，离镐京不远，催趲车辇，连夜进城。忽见市上小儿数十为群，拍手作歌，其声如一。宣王乃停辇而听之。歌曰：

月将升，日将没；靡弧箕箒，几亡周国。

宣王甚恶其语，使御者传令，尽拘众小儿来问。群儿当时惊散，止拿得长幼二人，跪于辇下。宣王问曰：“此语何人所造？”幼儿战惧不言；那年长的答曰：“非出吾等所造。三日前，有红衣小儿，到于市中，教吾等念此四句。不知何故，一时传遍，满京城小儿不约而同，不止一处为然也。”宣王问曰：“如今红衣小儿何在？”答曰：“自教歌之后，不知去向。”宣王



嘿然良久，叱去两儿，即召司市官吩咐传谕禁止：“若有小儿再歌此词者，连父兄同罪。”当夜回宫无话。

次日早朝，三公六卿，齐集殿下，拜舞起居毕。宣王将夜来所闻小儿之歌，述于众臣：“此语如何解说？”大宗伯召虎对曰：“檠，是山桑木名，可以为弓，故曰檠弧。箕，草名，可结之以为箭袋，故曰箕箒。据臣愚见：国家恐有弓矢之变。”太宰仲山甫奏曰：“弓矢，乃国家用武之器。王今料民太原，思欲报犬戎之仇，若兵连不解，必有亡国之患矣！”宣王口虽不言，点头道是。又问：“此语传自红衣小儿。那红衣小儿，还是何人？”太史伯阳父奏曰：“凡街市无根之语，谓之谣言。上天儆戒人君，命荧荧星化为小儿，造作谣言，使群儿习之，谓之童谣。小则寓一人之吉凶，大则系国家之兴败。荧荧火星，是以色红。今日亡国之谣，乃天所以儆王也。”宣王曰：“朕今赦姜戎之罪，罢太原之兵，将武库内所藏弧矢，尽行焚弃，再令国中不许造卖，其祸可息乎？”伯阳父答曰：“臣观天象，其兆已成。似在王宫之内，非关外间弓矢之事，必主后世有女主乱国之祸。况谣言曰‘月将升，日将没。’日者人君之象，月乃阴类，日没月升，阴进阳衰，其为女主干政明矣。”宣王又曰：“朕赖姜后主六宫之政，甚有贤德，其进御宫嫔，皆出选择，女祸从何而来耶？”伯阳父答曰：“谣言‘将升’、‘将没’，原非目前之事。况‘将’之为言，且然而未必之词。王今修德以禳之，自然化凶为吉。弧矢不须焚弃。”宣王闻奏，且信且疑，不乐而罢。

起驾回宫，姜后迎入。坐定，宣王遂将群臣之语，备细述于姜后。姜后曰：“宫中有一异事，正欲启奏。”王问：“有何异事？”姜后奏曰：“今有先王手内老宫人，年五十馀，自先朝怀孕，到今四十馀年，昨夜方生一女。”宣王大惊，问曰：“此女何在？”姜后曰：“妾思此乃不祥之物，已令人将草席包裹，抛弃于二十里外清水河中矣。”宣王即宣老宫人到宫，问其得孕之故。老宫人跪而答曰：“婢子闻夏桀王末年，褒城有神人化为二龙，降于王庭，口流涎沫。忽作人言，谓桀王曰：‘吾乃褒城之二君也。’桀王恐惧，欲杀二龙，命太史占之，不吉。欲逐去之，再占，又不吉。太史奏道：‘神人下降，必主祯祥，王何不请其醢而藏之？醢乃龙之精气，藏之必主获福。’桀王命太史再占，得大吉之兆，乃布币设祭于龙前，取金盘收其涎沫，置于朱椽之中。忽然风雨大作，二龙飞去，桀王命收藏于内库。自殷世历六百四十四年，传二十八主，至于我周，又将三百年，未尝开观。到先王末年，椽内放出毫光，有掌库官奏知先王。先王问：‘椽中何物？’掌库官取簿籍献上，具载藏醢之因。先王命发而观之。侍臣打开金椽，手捧金盘呈上。先王将手接盘，一时失手堕地，所藏涎沫，横流庭下，忽化成小小元菟一个，盘旋于庭中，内侍逐之，直入王宫，忽然不见。那时婢子年才





一十二岁，偶践鼯迹，心中如有所感，从此肚腹渐大，如怀孕一般。先王怪婢子不夫而孕，囚于幽室，到今四十年矣。夜来腹中作痛，忽生一女。守宫侍者，不敢隐瞒，只得奏知娘娘。娘娘道此怪物，不可容留，随命侍者领去，弃之沟渎。婢子罪该万死！”宣王曰：“此乃先朝之事，与你无干。”遂将老宫人喝退，随唤守宫侍者，往清水河看视女婴下落。不一时，侍者回报：“已被流水漂去矣。”宣王不疑。

次日早朝，召太史伯阳父告以龙螬之事，因曰：“此女婴已死于沟渎，卿试占之，以观妖气消灭何如？”伯阳父布卦已毕，献上繇词。词曰：

笑又笑，笑又哭。羊被鬼吞，马逢犬逐。慎之慎之，厯弧箕箒。

宣王不解其说。伯阳父奏曰：“以十二支所属推之：羊为未，马为午。哭笑者，悲喜之象。其应当在午未之年。据臣推详，妖气虽然出宫，未曾除也。”宣王闻奏，怏怏不悦，遂出令：“城内城外，挨户查问女婴。不拘死活，有人捞取来献者，赏布帛各三百匹。有收养不报者，邻里举首，首人给赏如数，本犯全家斩首。”命上大夫杜伯专督其事。因繇词又有“厯弧箕箒”之语，再命下大夫左儒，督令司市官巡行廛肆，不许造卖山桑木弓，箕草箭袋，违者处死。司市官不敢怠慢，引着一班胥役，一面晓谕，一面巡绰。那时城中百姓，无不遵依，止有乡民，尚未通晓。

巡至次日，有一妇人，抱着几个箭袋，正是箕草织成的。一男子背着山桑木弓十来把，跟随于后。他夫妻两口，住在远乡，赶着日中做市，上城买卖。尚未进城门，被司市官劈面撞见，喝声：“拿下！”手下胥役先将妇人擒住。那男子见不是头，抛下桑弓在地，飞步走脱。司市官将妇人锁押，连桑弓箕袋，一齐解到大夫左儒处。左儒想：“所获二物，正应在谣言，况太史言女人为祸，今已拿到妇人，也可回复王旨。”遂隐下男子不题，单奏妇人违禁造卖，法宜处死。宣王命将此女斩讫，其桑弓箕袋，焚弃于市，以为造卖者之戒。不在话下。后人诗云：

不将美政消天变，却泥谣言害妇人！

漫道中兴多补阙，此番直谏是何臣？

话分两头。再说那卖桑木弓的男子，急忙逃走，正不知：“官司拿我夫妇，是甚缘故？”还要打听妻子消息。是夜宿于十里之外。次早有人传说：“昨日北门有个妇人，违禁造卖桑弓箕袋，拿到即时决了。”方知妻子已死，走到旷野无人之处，落了几点痛泪，且喜自己脱祸，放步而行。约十里许，来到清水河边，远远望见百鸟飞鸣，近前观看，乃是一个草席包儿浮于水面。众鸟以喙衔之，且衔且叫，将次拖近岸来。那男子叫声：“奇怪！”赶开众鸟，带水取起席包，到草坡中解看。但闻一声啼哭，原来是一个女

嬰，想道：“此女不知何人抛弃，有众鸟衔出水来，定是大贵之人。我今取回养育，倘得成人，亦有所望。”遂解下布衫，将此女婴包裹，抱于怀中。思想避难之处，乃望褒城投奔相识而去。髯翁有诗，单道此女得生之异：

怀孕迟迟四十年，水中三日尚安然。

生成妖物殃家国，王法如何胜得天！

宣王自诛了卖桑弓箕袋的妇人，以为童谣之言已应，心中坦然，也不复议太原发兵之事。自此连年无话。

到四十三年，时当大祭，宣王宿于斋宫。夜漏二鼓，人声寂然，忽见一美貌女子，白西方冉冉而来，直至宫庭。宣王怪他干犯斋禁，大声呵喝，急唤左右擒拿，并无一人答应。那女子全无惧色，走入太庙之中，大笑三声，又大哭三声，不慌不忙，将七庙神主，做一束儿捆着，望东而去。王起身自行追赶，忽然惊醒，乃是一梦。自觉心神恍惚，勉强入庙行礼。九献已毕，回至斋宫更衣，遣左右密召太史伯阳父，告以梦中所见。伯阳父奏曰：“三年前童谣之语，王岂忘之耶？臣固言：‘主有女祸，妖气未除。’繇词有哭笑之语，王今复有此梦，正相符合矣。”宣王曰：“前所诛妇人，不足消‘檠弧箕箒’之讖耶？”伯阳父又奏曰：“天道玄远，候至方验。一村妇何关气数哉。”

宣王沉吟不语。忽然想起三年前，曾命上大夫杜伯督率司市，查访妖女，全无下落。颁胙之后，宣王还朝，百官谢胙。宣王问杜伯：“妖女消息，如何久不回话？”杜伯奏曰：“臣体访此女，并无影响。以为妖妇正罪，童谣已验，诚恐搜索不休，必然惊动国人，故此中止。”宣王大怒曰：“既然如此，何不明白奏闻？分明是怠弃朕命，行止自由。如此不忠之臣，要他何用！”喝教武士：“押出朝门，斩首示众！”吓得百官面如土色。忽然文班中走出一位官员，忙将杜伯扯住，连声：“不可，不可！”宣王视之，乃下大夫左儒，是杜伯的好友，举荐同朝的。左儒叩头奏曰：“臣闻尧有九年之水，不失为帝；汤有七年之旱，不害为王。天变尚然不妨，人妖宁可尽信？吾王若杀了杜伯，臣恐国人将妖言传播，外夷闻之，亦起轻慢之心。望乞恕之！”宣王曰：“汝为朋友而逆朕命，是重友而轻君也。”左儒曰：“君是友非，则当逆友而顺君；友是君非，则当违君而顺友。杜伯无可杀之罪，吾王若杀之，天下必以王为不明。臣若不能谏止，天下必以臣为不忠。吾王若必杀杜伯，臣请与杜伯俱死。”宣王怒犹未息，曰：“朕杀杜伯，如去藁草，何须多费唇舌？”喝教：“快斩！”武士将杜伯推出朝门斩了。左儒回到家中，自刎而死。髯翁有赞云：

贤哉左儒，直谏批鳞。是则顺友，非则违君。弹冠谊重，刎颈交真。名高千古，用式彝伦。

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後仕晉為士師之官。子孫遂為士氏。食邑于范，又為范氏。後人哀杜伯之忠，立祠于杜陵，號為杜主，又曰右將軍廟，至今尚存。此是後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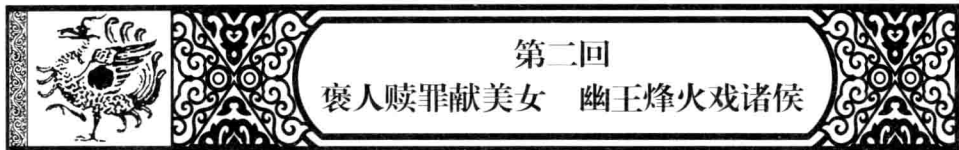
再說宣王次日，聞說左儒自刎，亦有悔殺杜伯之意，悶悶還宮。其夜寢不能寐。遂得一恍惚之疾，語言無次，事多遺忘，每每輟朝。姜后知其有疾，不復進諫。至四十六年秋七月，玉體稍豫，意欲出郊游獵，以快心神。左右傳命：司空整備法駕，司馬戒飭車徒，太史卜個吉日。至期，王乘玉輅，駕六駟，右有尹吉甫，左有召虎，旌旗對對，甲仗森森，一齊往東郊進發。那東郊一帶，平原曠野，原是從來游獵之地。宣王久不行幸，到此自覺精神開爽，傳命扎住營寨，吩咐軍士：“一不許踐踏禾稼；二不許焚毀樹木；三不許侵擾民居。獲禽多少，盡數獻納，照次給賞；如有私匿，追出重罪！”號令一出，人人賈勇，個個爭先。進退周旋，御車者出盡馳驅之巧；左右前後，彎弧者夸盡縱送之能。鷹犬借勢而猖狂，狐兔畏威而亂竄。弓响處血肉狼藉，箭到處毛羽紛飛。這一場打圍，好不熱鬧！宣王心中大喜。日已西，傳令散圍。眾軍士各將所獲走獸飛禽之類，束縛齊備，奏凱而歸。行不上三四里，宣王在玉輅之上，打个眼眯，忽見遠遠一輛小車，當面衝突而來。

車上站着兩個人，臂挂朱弓，手持赤矢，向着宣王聲喏曰：“吾王別來無恙？”宣王定睛看時，乃上大夫杜伯，下大夫左儒。宣王吃這一驚不小，抹眼之間，人車俱不見。問左右人等，都说：“並不曾見。”宣王正在驚疑。那杜伯、左儒又駕着小車子，往來不離玉輅之前。宣王大怒，喝道：“罪鬼，敢來犯駕！”拔出太阿寶劍，望空揮之。只見杜伯、左儒齊聲罵曰：“無道昏君！你不修德政，妄戮無辜，今日大數已盡，吾等專來報冤。還我命來！”話未絕聲，挽起朱弓，搭上赤矢，望宣王心窩內射來。宣王大叫一聲，昏倒于玉輅之上，慌得尹公脚麻，召公眼跳，同一班左右將姜湯救醒，兀自叫心痛不已。當下飛駕入城，扶着宣王進宮。各軍士未及領賞，草草而散。正是：乘興而來，敗興而返。髯翁有詩云：

赤矢朱弓貌似神，千軍隊里聘飛輪。

君王枉殺還須報，何況區區平等人。

不知宣王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话说宣王自东郊游猎，遇了杜伯、左儒阴魂索命，得疾回宫，合眼便见杜伯、左儒。自知不起，不肯服药。三日之后，病势愈甚。其时周公久已告老，仲山甫已卒。乃召老臣尹吉甫、召虎托孤。二臣直至榻前，稽首问安。宣王命内侍扶起。靠于绣褥之上，谓二臣曰：“朕赖诸卿之力，在位四十六年，南征北伐，四海安宁，不料一病不起。太子宫涅，年虽已长，性颇暗昧。卿等竭力辅佐，勿替世业！”二臣稽首受命。

方出宫门，遇太史伯阳父。召虎私谓伯阳父曰：“前童谣之语，吾曾说过恐有弓矢之变。今王亲见厉鬼操朱弓赤矢射之，以致病笃。其兆已应，王必不起。”伯阳父曰：“吾夜观乾象，妖星隐伏于紫微之垣，国家更有他变，王身未足以当之。”尹吉甫曰：“天定胜人，人定亦胜天。诸君但言天道而废人事，置三公六卿于何地乎？”言罢各散。不隔一时，各官复集宫门候问，闻御体沉重，不敢回家了。

是夜王崩。姜后懿旨，召顾命老臣尹吉甫、召虎，率领百官，扶太子宫涅行举哀礼，即位于柩前。是为幽王。诏以明年为元年，立申伯之女为王后，子宜臼为太子，进后父申伯为申侯。史臣有诗赞宣王中兴之美云：

於赫宣王，令德茂世。

威震穷荒，变消鼎雉。

外仲内姜，克襄隆治。

千父之蛊，中兴立帜。

却说姜后因悲恸太过，未几亦薨。幽王为人，暴戾寡恩，动静无常。方谅阴之时，狎昵群小，饮酒食肉，全无哀戚之心。自姜后去世，益无忌惮，耽于声色，不理朝政。申侯屡谏不听，退归申国去了。也是西周气数将尽，尹吉甫、召虎一班老臣，相继而亡。幽王另用虢公、祭公与尹吉甫之子尹球，并列三公。三人皆谗谄面谀之人，贪位慕禄之辈，惟王所欲，逢迎不暇。其时只有司徒郑伯友，是个正人，幽王不加信用。

一日幽王视朝，岐山守臣申奏：“泾、河、洛三川，同日地震。”幽王笑曰：“山崩地震，此乃常事，何必告朕。”遂退朝还宫。太史伯阳父执大夫赵叔带手叹曰：“三川发原于岐山，胡可震也！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



而商亡。今三川皆震，川源将塞，川既塞竭，其山必崩。夫岐山乃太王发迹之地，此山一崩，西周能无恙乎？”赵叔带曰：“若国家有变，当在何时？”伯阳父屈指曰：“不出十年之内。”叔带曰：“何以知之？”伯阳父曰：“善盈而后福，恶盈而后祸。十者，数之盈也。”叔带曰：“天子不恤国政，任用佞臣，我职居言路，必尽臣节以谏之。”伯阳父曰：“但恐言而无益。”二人私语多时，早有人报知虢公石父。石父恐叔带进谏，说破他奸佞，直入深宫，都将伯阳父与赵叔带私相议论之语，述与幽王，说他谤毁朝廷，妖言惑众。幽王曰：“愚人妄说国政，如野田泄气，何足听哉。”

却说赵叔带怀着一股忠义之心，屡欲进谏，未得其便。过了数日，岐山守臣又有表章申奏说：“三川俱竭，岐山复崩，压坏民居无数。”幽王全不畏惧，方命左右访求美色，以充后宫。赵叔带乃上表谏曰：“山崩川竭，其象为脂血俱枯，高危下坠，乃国家不祥之兆。况岐山王业所基，一旦崩颓，事非小故。及今勤政恤民，求贤辅政，尚可望消弭天变。奈何不访贤才而访美女乎？”虢石父奏曰：“国朝定都丰、镐，千秋万岁！那岐山如已弃之屣，有何关系？叔带久有慢君之心，借端谤讪，望吾王详察。”幽王曰：

“石父之言是也。”遂将叔带免官，逐归田野。叔带叹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吾不忍坐见西周有‘麦秀’之歌！”于是携家竟往晋国。——是为晋国大夫赵氏之祖，赵衰、赵盾即其后裔也。后来赵氏与韩氏三分晋国，列为诸侯。此是后话。后人诗叹曰：

忠臣避乱先归北，世运凌夷渐欲东。

自古老臣当爱惜，仁贤一去国虚空。

却说大夫褒珝，自褒城来，闻赵叔带被逐，急忙入朝进谏：“吾王不畏天变，黜逐贤臣，恐国家空虚，社稷不保。”幽王大怒，命囚珝于狱中。自此谏诤路绝，贤豪解体。

话分两头。却说卖桑木弓箕草袋的男子，怀抱妖女，逃奔褒地，欲行抚养，因乏乳食，恰好有个姁大的妻子，生女不育，就送些布匹之类，转乞此女过门。抚养成人，取名褒姒。论年纪虽刚一十四岁，身材长成，倒像十六七岁及笄的模样，更兼目秀眉清，唇红齿白，发挽乌云，指排削玉，有如花如月之容，倾国倾城之貌。一来姁大住居乡僻，二来褒姒年纪幼小，所以虽有绝色，无人聘定。

却说褒珝之子洪德，偶因收敛，来到乡间。凑巧褒姒门外汲水，虽然村妆野束，不掩国色天姿。洪德大惊：“如此穷乡，乃有此等丽色！”因私计：“父亲囚于镐京狱中，三年尚未释放。若得此女贡献天子，可以赎父罪矣。”遂于邻舍访问姓名的实，归家告母曰：“吾父以直谏忤主，非犯不赦之辟。今天子荒淫无道，购四方美色，以充后宫。有姁大之女，非常绝色，

若多将金帛买来献上，求宽父狱，此散宜生救文王出狱之计也。”其母曰：“此计如果可行，何惜财帛。汝当速往。”洪德遂亲至姒家，与姒大讲就布帛三百匹，买得褒姒回家。

香汤沐浴，食以膏粱之味，饰以文绣之衣，教以礼数，携至镐京。先用金银打通虢公关节，求其转奏，言：“臣珣自知罪当万死。珣子洪德，痛父死者不可复生，特访求美人，名曰褒姒，进上以赎父罪，万望吾王赦宥！”幽王闻奏，即宣褒姒上殿，拜舞已毕。幽王抬头观看，姿容态度，目所未睹，流盼之际，光艳照人，龙颜大喜。四方虽贡献有人，不及褒姒万分之一。遂不通申后得知，留褒姒于别宫，降旨赦褒珣出狱，复其官爵。是夜幽王与褒姒同寝，鱼水之乐，所不必言。自此坐则叠股，立则并肩，饮则交杯，食则同器。一连十日不朝。群臣伺候朝门者，皆不得望见颜色，莫不叹息而去。此乃幽王四年之事。有诗为证：

折得名花字国香，布荆一旦荐匡床。

风流天子浑闲事，不道龙螭已伏殃。

幽王自从得了褒姒，迷恋其色，居之琼台。约有三月，更不进申后之宫。早有人报知申后，如此如此。申后不胜其愤，忽一日引着宫娥，径到琼台，正遇幽王与褒姒联膝而坐，并不起身迎接。申后忍气不过，便骂：“何方贱婢，到此浊乱宫闱！”幽王恐申后动手，将身蔽于褒姒之前，代答曰：

“此朕新取美人，未定位次，所以未曾朝见。不必发怒。”申后骂了一场，恨恨而去。褒姒问曰：“适来者何人？”幽王曰：“此王后也。汝明日可往谒之。”褒姒嘿然无言。至明日，仍不往朝正宫。

再说申后在宫中忧闷不已。太子宜臼跪而问曰：“吾母贵为六宫之主，有何不乐？”申后曰：“汝父宠幸褒姒，全不顾嫡妾之分。将来此婢得志，我母子无置足之处矣！”遂将褒姒不来朝见，及不起身迎接之事，备细诉与太子，不觉泪下。太子曰：“此事不难。明日乃朔日，父王必然视朝。吾母可着宫人往琼台采摘花朵，引那贱婢出台观看，待孩儿将他毒打一顿，以出吾母之气。便父王嗔怪，罪责在我，与母无干也。”申后曰：“吾儿不可造次，还须从容再商。”太子怀忿出宫，又过了一晚。次早，幽王果然出朝，群臣贺朔。太子故意遣数十宫人，往琼台之下，不问情由，将花朵乱摘。台中走出一群宫人拦住道：“此花乃万岁栽种与褒娘娘不时赏玩，休得毁坏，得罪不小！”这边宫人道：“吾等奉东官令旨，要采花供奉正宫娘娘，谁敢拦阻！”彼此两下争嚷起来。惊动褒妃，亲自出外观看，怒从心起，正要发作，不期太子突然而至，褒姒全不提防。那太子仇人相见，分外眼睁，赶上一步，揪住乌云宝髻，大骂：“贱婢！你是何等之人？无名无位，也要妄称娘娘，眼底无人！今日也教你认得我！”捻着拳便打。才打得几拳，众宫娥